

祖先生活在葱茏的水边

刘鹏程



凌波微步 汤青 摄

去黄鳝嘴的路,是往泊湖的方向延伸过去的。

泊湖在宿松的东乡,烟波浩渺,浩浩荡荡注入长江。我站在程岭乡的某个高处——黄鳝嘴古人类遗址——向东望去,看不见湖水,却能感觉到水的存在——那是一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潮湿,带着水草和泥土的气息,从一片田畴绵延之外的湖面上一路漫过来。考古学家说,六千年前,湖水就在黄鳝嘴的脚下,拍打着大塔山的缓坡。那时候的泊湖比现在大得多,水面一直延伸到这片坡地的边沿。我们的祖先就住在水边,推开门就能看见茫茫的水色,听见波浪推涌沙滩的声响。

如今湖水退远。人们世世代代治水,围湖造田,筑堤束流,长江和泊湖一步一步退向远方。现在只有凉亭河从黄鳝嘴的东侧流过,浅浅的,清亮亮的,像是从上游大山的身体里渗出来的。水声汨汨,在午后的寂静里,发出温暖而又亲切的响声。我蹲在河边掬起一捧水,凉意从掌心渗进去,恍惚间觉得,六千年前的某个清晨,我们的祖先穿着粗布麻衣,也曾这样蹲在水边,用同样的姿势与水接触。

那是怎样的一个清晨?

雾气从湖面漫过来,笼罩着大塔山的树林。地衣在潮湿的山石上铺展开来,深绿色的,像给山石裹了一层绒布。有人赤着脚走出茅草屋子,脚掌踩在地衣上,软软的,凉凉的。他皮肤黝黑,肩背宽阔,手里握着一把石铤。他走到河边,看见水面上浮着薄雾,对岸的树影在雾里若隐若现。有一条鱼跃出水面,银白的肚皮在晨光里闪了一下,又落回水里。他蹲下来,开始打磨手中的石铤——石头与石头摩擦的声音,在寂静的早晨里格外清脆,惊起林间的鸟。

女人在草房前生火,陶釜架在几块石头上,釜底的火光映着她的脸。

她在釜里煮着什么,也许是昨天从河里捞上来的蚌,也许是从林里采下的野果。孩子蹲在旁边,手里捏着一团湿泥,笨拙地搓着,想要捏成圆球的形状。女人看见了,伸手帮孩子把泥团揉得更圆,然后放在火边烘着。那个陶球后来被烧得坚硬,孩子把它当宝贝一样攥在手里,连睡觉都不肯放下。六千年后,考古学家在遗址里发现了它,褐色的,素面,直径三厘米,静静地躺在黄土里。

傍晚的时候,萤火虫从湖边的草丛里升起来,一点一点的,黄绿色的光,像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星星。孩子们追着萤火虫跑,笑声在水面上飘荡。远处的湖滩上,丹顶鹤踱着步,修长的腿踩在浅水里,偶尔低下头,长长的喙探进水中,啄起一条小鱼。它们的叫声清越,传得很远,一直传到泊湖对岸的村落里去。梅花鹿从林子里走出来,到湖边饮水,警觉地竖起耳朵,听见孩子们的声音,又转身跑回林中,棕红色的背影在树影间一闪就不见了。那时候的大塔山,树木比现在茂

密得多,鹿群在林间自由穿行,水牛在湖滩上慢悠悠地吃草,亚洲象偶尔从更远的南方迁徙经过,庞大的身躯踩过灌木丛,发出轰隆的声响。

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万物葱茏的水边。他们懂得水的脾性——春夏湖水上涨的时候,他们往坡上退,把草房搭在高处;秋冬水退,他们又回到湖边,在露出的滩涂上播种。他们用石铤砍伐树木,用磨制的骨针缝制兽皮,用陶罐储存多余的粮食。他们在墓葬里摆放随葬品——几件陶器,一把石铤,有时候还有一枚玉璜。我后来在宿松县博物馆见过那些玉璜,青白色的,打磨得光滑温润,孔洞规整,像是用极细的骨管一点点钻出来的。那需要多少耐心?多少个安静的黄昏,一个人坐在水边,用最原始的工具,一下一下地琢磨着一块坚硬的玉石?

他们在水边生活了多少代,没有人知道。但他们的智慧刻在了这片土地上——他们选择的居址,背靠大塔山,面向泊湖,既有山林的物产,又

有水里的鱼鲜,进退皆有依据。他们懂得避开洪水的路线,懂得在什么地方取水最方便,懂得什么样的泥土最适合烧制陶器。考古学家在十七座墓葬里发现了木质的葬具,有水牛、梅花鹿、亚洲象、家猪、狗、獐、龟、鳖、鱼、蚌的遗骸。他们在这里安睡了六千年,葬具的口部敷着青膏泥和黄胶泥,像是对水的一种记忆——活的时候临水而居,死了也要用水和泥土把自己封存。

我想起自己曾在《渡过泊湖》里说过:“实际上,现在渡过泊湖只是一眨眼的功夫,因为船是飞快的。在我看来,纯粹一种象征。”忽然觉得,穿越这六千年,也只是一眨眼的功夫。那些临水而居的人们,那些捏陶球的母亲,那些在河边打磨石铤的男人,那些在墓葬里安睡的祖先——他们并没有真正离开。他们变成了泥土,变成了水。

我站在黄鳝嘴的缓坡上,看乡道上的车辆呼啸而过,望凉亭河的水缓缓地流。夕阳把河面染成金黄,水波碎金似的荡漾。丹顶鹤早已不来了,梅花鹿也只在更远的山里出没,萤火虫倒是夏天还能看见,只是稀稀落落的几点。湖水退了,退了七公里,人类用堤坝和沟渠把水约束得规规矩矩。可是那些临水而居的祖先,他们的血脉还在我们身上流着。我们种地、捕鱼、生儿育女、在山坡的窑厂里制砖——这一切,不都是从六千年前的水边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么?

天暗下来了,凉亭河的水声在暮色里变得更加清晰。那声音细细的,暖暖的,像是祖先在轻声说话。我转身离开,走了很远,那水声还跟在身后。我知道它不会消失——只要黄鳝嘴的坡还在,只要凉亭河的水还在流,那些临水而居的祖先,就永远活在这片水声里。

他们是我们,我们也是他们。

入 伏

徐 斌

当做种菜,一段文字就是一小块地,种着叶菜、瓜豆、茄子、辣椒等,一个字就是一棵菜,比如芹菜、萝卜、白菜、西兰花。可以说,我的每篇蔬菜散文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,有花有叶有芳香。

所谓入伏,就是暑气极盛,阴气藏匿、隐伏。蔬菜似有隐伏习惯,它们不怕冷,怕热,所以,眼下已经进入淡季。黄瓜丝瓜菜瓜瓠子都没有花了,南瓜藤子也扯了;只剩几根苦瓜,以及两只形似弥勒佛像菜瓜又像瓠子的瓜。豇豆也没有花了,只有青藤。番茄蓼子今天早上被我拔了,摘了一把红色番茄蛋,中午烧汤吃了。

秋葵长得很高,玉米也成熟了。茄子、辣椒、猫耳菜、菊花脑、山芋藤都可以吃。如果不够,还有野马齿苋,还有芋头梗子。去年我到鹤落坪去康养,吃过芋头梗子,把皮撕掉,清炒即可。

昨天夜里下了一场雨,地烂,今天早上这片菜地基本没人,我是所谓“雨天上菜园假勤快”。我今天所做的事情,一是把山芋藤子翻一翻。这是第二次翻藤子了。拉上来的藤子气根很多,仿佛蜈蚣的腿,让我想起成语“百足之虫死而不僵”。再把田沟里的草锄锄,把两棵秋葵移栽一下,留出几块空地,等待秋种。入伏菜贵是应当的,不好种,不好管。翻过山芋藤子,锄过杂草之后,菜地面目一新,所谓“进来蓬头垢面,出来白面书生,或曰眉清目秀”。

我给蔬菜起过很多名字。有时我叫一棵青菜“阿青”,有时我叫一棵包菜“阿白”,见到第一只辣椒、第一根黄瓜、第一枚番茄,或者哪棵蔬菜开第一朵花,我都会给它们起名字。有时用诗句如“春眠不觉晓”,同时给

五棵菜命名;有时用“笔墨纸砚”“琴棋书画烟酒茶”熟语,同时给四棵、七棵蔬菜命名。每次叫蔬菜的名字就像叫人名一样,感觉蔬菜真的答应了,还朝我眨眼、跟我说话。有时叫过它们名字,把它们铲掉或者摘掉,仿佛一个人的一生突然完了,于是莫名其妙地悲伤。

又想到人。我们每个人其实就像一棵菜。相对于人来说,蔬菜的生命是短暂的,相对于世界来说,每个人的生命也是短暂的。蔬菜有情有义,蔬菜也简单,就像电子门锁,其人脸识别系统,见我跌伤了脸,识别不出,不给进门;就像电梯,上就按下,下就按下。相对而言,我更喜欢蔬菜的简单。

翻山芋藤子时,看到马陆、西瓜虫、鼻涕虫之类,它们仿佛受了惊吓,四处乱爬。就想到鲁迅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里,有几句话,“翻开断砖来,有时会遇见蜈蚣;还有斑蝥,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,便会拍的一声,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。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,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,何首乌有拥肿的根……”我用湿毛巾揩一把汗,猛然大笑起来。

下地干活,不能怕裤脚脏,不能怕指甲黑,不能怕身上痒,更不能怕出汗。菜地主打一个接地气,到处都是泥和杂草,锄地薅草浇水等等,甚至采收瓜果等事,都很累人。

我今早下了菜地回来,白色T恤衫上面,沾染八个红点子,像印着八颗红豆,用肥皂搓用洗衣粉搓都搓不掉。菜地里没有红色汁液啊。会不会我砍老苋菜梗子,或者我割葎草藤子时,草汁溅到身上,瞬间变色了呢?后背也痒,或是被玉米叶子戳的,或是被汗水浸渍的。好在回来洗把澡,用毛巾左右斜拉几下,症状全消。

今年是7月15号入的伏。我那天从安吉康养回来,已是傍晚,到菜地看看,见台风“巴威”过境,瓜架豆架未倒,玉米秋葵无恙。我种菜多年,写种菜散文十几年,把写作

